

[编者按]

从北宋绍圣元年(1094年)到北宋绍圣四年(1097年),苏轼寓居惠州共两年零七个多月,留下了587篇(首、幅)佳作。至今,惠州还保存有王朝云墓、嘉祐寺及苏轼资助修建的两桥一堤等遗存。近年来又先后斥资数亿元重建东坡祠、合江楼等建筑。这座城市,依旧传承着千年前大文豪留下的文化基因。

作为苏东坡晚年牵肠挂肚之地,惠州因东坡而闻名天下。惠州也一直将苏东坡作为这座城市最大的文化名片。苏东坡当年寓居惠州时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?了解东坡的最直接途径,就是他当年留下的大量的诗文。这也是他留下来的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。从这些诗文中,我们可以看到他当年在惠州的交游、活动情况,以及他的生平感悟。(吴大海)

魂牵梦萦, 苏东坡寓惠诗词中的王朝云

作者/吴定球

如果说,苏东坡与王朝云的故事是一出咏叹人间情爱的歌剧,那么,这一对天涯伴侣在惠州所演绎的生死情缘,正是其中最令人荡气回肠的华彩乐段。

苏东坡贬居惠州时期写给朝云或涉及朝云的作品共有15首,其中诗5首、词7首、文3首。要了解东坡与朝云以及他们二人的关系,就必须了解东坡与朝云在惠州的贬居生活,尤其必须认真解读东坡在这一时期中有关于朝云的全部作品。

资料显示,东坡闻命遭贬岭南,怕弱质多病的朝云经受不住“瘴雨蛮风”的摧残,打算将她遣散。朝云闻知,愤然作色,说是东坡小看她。东坡深受感动而改变了主意。在朝云病逝后,东坡在给友人的信中再三提及朝云。可见朝云在东坡心中的分量不轻。

“佳丽人多有,波公妾独传”,何也?正是因为朝云“肯使使君来看过”。

朝云死后,东坡有诗云:

“谁言此弱质,阅世观盛衰。頽然疑薄怒,沃盥未可抑。”说的就是这件事。

可见,朝云追随东坡远谪惠州,是她主动争取的,体现了她心地纯善、忠于爱情、不畏艰险的高尚人品。

东坡最看重朝云的,也正是这一点。他在惠州写下的有关于朝云的作品,都是深挚情感的真诚流露。

字里行间透出他对朝云超出一般男女情爱的欣赏和敬重。

同时,他也为自己拖累朝云受苦受难,致其客死岭外而万分痛苦及愧疚。



痛苦及愧疚。

东坡寓惠期间关于朝云的作品,大体以绍圣三年(1096年)六七月朝云染疫病重为时间界点,分为前后两部分。前一部分以颂祝为主,特别是朝云在惠州度过的两个生日,东坡都有专门的诗词相贺。他用“水光眼净、山色眉愁,朱唇著点、敛云凝黛,天容水色、发泽肤光”等优美的字句,真诚地赞美朝云的“好事心肠,著人情态”。

颂祝之辞如“千生万生只在”“佳人相见一千年”“万户春风为子寿,坐看沧海起扬尘”等句,像是热恋情人的海誓山盟,可见东坡对朝云的爱是至真至纯至深的,很大程度上已升华到了宗教

层次。

后一部分则以哀悼追思为主。从写朝云病重时情景的《三部乐·美人如月》词开始,到写朝云病逝后哀伤的《雨中花慢·嫩脸羞蛾因甚》,再到《悼朝云》诗、《朝云墓志铭》《惠州荐朝云疏》,以及稍后追思朝云的《和陶和胡西曹示顾贼曹》诗和《西江月·梅花》词等,构成了一组段落分明、环环相扣的朝云悼歌,真实记录了朝云由病重到亡故及至安葬的全过程。而东坡与朝云的生死爱恋,以及东坡因失去朝云的极度悲痛,也随着这一过程的逐步展开而愈显哀婉缠绵、回肠荡气。

颜知己,自然是发其新词“要妙之声”的最佳人选。

宋人笔记就有东坡在惠州命朝云唱《蝶恋花》的记载。两人在惠州相依为命,相知日深,日中闲来无事,两两长对,东坡裁制新词向朝云传达情意,又让朝云歌咏而感知她的哀乐,是一件很自然的事。

宋人笔记《林下诗谈》载:“子瞻在惠州,与朝云闲坐,时青女初至,落木萧萧,凄然有悲秋之意。命朝云把大白,唱‘花褪残红’。朝云歌喉将啭,泪满衣襟,子瞻诘其故,答曰:‘奴所能歌,是枝上柳绵吹又少,天涯何处无芳草’

也。”子瞻翻然大笑:“吾政悲秋,而汝又伤春矣。”遂罢。朝云不久抱疾而亡,子瞻终身不复听此词。

朝云应命而唱的这阕《蝶恋花·春景》,虽不是直写朝云,却与朝云大有关系。苏轼拙于谋身,直道而行,对朝廷一片忠心,却落得远贬岭下的下场。朝云为东坡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,唱“天涯何处无芳草”而泪满衣襟,可见二人相知之深,相爱之真。

他们的情感正是通过歌词而交流互动,用美的心灵、美的语言和美的音乐舞蹈,在海阔天涯为他们的姻缘续写爱情新篇章。

不平,曾作诗讽刺。写《凌虚台记》时,再写讽刺之语。

然而,陈公弼对这篇文章一字未改。苏轼惊讶之余方知,太守的有意“为难”,只为磨炼其性情,对他实有知遇之恩。对此苏轼一生感激。

自小饱读儒学经典的他,如孟子一样好辩,有浩然气,遇不平事忍不住要发声。于是在朝廷里,他是个出了名的炮筒子。这性子迟早要碰壁。

然而,年少轻狂的他,曾私下里对弟弟说:“吾视今世学者,独子可与我上下耳。”这舍我其谁的架势,没把别人看在眼里。赴任凤翔签判时,太守陈公弼就看这愣头青“不顺眼”,要求他反复改公文。他内

软,只得自请外放,出走江湖。

真正的打击还在后头。新派势力为肃清政敌而罗织罪名,当时在湖州知州任上的苏轼被抓捕回京投入大牢,这就是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
转瞬间政坛新星沦为阶下囚,这对苏轼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,实在难以接受。心灵炼狱之火熊熊燃烧,他痛苦地挣扎、反思……

经臣僚说情,4个月后,身心疲惫的苏轼走出天牢,踏上了贬谪黄州之路。虽捡回一条命,但其内心煎熬仍在持续。两首《寒食诗》,记录了他在黄州时的心境:“空庖煮寒菜,破灶烧湿苇”

“也拟哭途穷,死灰吹不起”……

在黄州,苏轼不仅遭受仕途坎坷的精神打击,还有来自经济上的沉重压力。作为犯官罪臣,他的俸禄没了,一家老小怎么活?从小衣食无忧的他,竟沦落到为吃饭发愁的地步。

困境中的苏轼想起了东晋的陶渊明。陶渊明辞官而去,回归田园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想到这些,他心头闪过一丝亮光,愁容中泛出微笑。

他终于打开了心窗。他走向城东,在荒废之地辟出田园,并在旁边建起房舍。房子修好时正下大雪,便谓之“雪堂”。看着自己的立身之地,他

东坡义井 千古流芳

作者/王崇勋

惠州东坡祠里有一口古井,名曰东坡井。东坡井历近千年,是苏轼留给惠州的“镇市之宝”。

东坡井是怎样诞生的呢?原来,东坡自从来到惠州,长期居无定所,在《迁居》引言中,他不无感慨地说:“吾绍圣元年(1094年)十月二日至惠州,寓居合江楼。是月十八日,迁于嘉祐寺。二年三月十九日,复迁于合江楼。三年四月二十日,复迁于嘉祐寺。”为了终止“东西两无择”的困境,他于同月购得“归善县后隙地数亩”,着手筹建新居,希望安度晚年。新居位于水东白鹤峰的白鹤观遗址,下临东江南岸。因山路崎岖,到东江汲水过于劳累,只好雇人凿井。

诗歌纪录凿井过程

我们可从东坡即兴吟就的一首叙事诗《白鹤峰新居凿井四十尺,遇磐石,石尽乃得泉》中,了解东坡凿井的全过程:“海国困蒸溽,新居利高寒。以彼陟降劳,易此寝处干。但苦江路峻,常慙汲腰酸。矻矻烦四夫,硗硗斫层峦。弥旬得丈寻,下有青石磐。终日但进火,何时见飞澜。丰我粲与醪,利汝椎与钻。山石有时尽,我意殊未阑。今朝僕使熹,黄土复可抟。晨瓶得雪乳,暮瓮停冰湍。我生类如此,何适不艰难。一勺亦天赐,曲肱有余欢。”

绍圣四年(1097年)一月,东坡井终于完工。我们从诗中不仅看到凿井的艰辛,还感受到东坡倔强坚毅的性格以及过人的睿智。他不仅“得泉”,而且得道。他那形象而饱含情感的哲理之思,也像井泉般源远流长。

凿井诗前八句,主要是交代凿井原委。“山石”二句则暗示世人:凡事要知道难而进。要有“山石有时尽”的信心,还要有“我意殊未阑”的意志。只有这样,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预期目标。清代文学家纪晓岚在《评苏文忠公诗集》中,指出“山石有时尽,我意殊未阑”是“用《列子》‘愚公意’”。结尾四句即事明理,以凿井得泉为据,提出“何适不艰难”、“曲肱有余欢”的苦乐观。

“曲肱”出自《论语·述而》。孔子说:“饭疏食,饮水,曲肱而枕之,乐亦在其中矣。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”后人以“曲肱”比喻清贫而闲适的生活。“余欢”,指无尽的欢乐。东坡觉得,人生类似凿井得泉,一切舒适的享受,都是从艰难的创造中得来的。处境再艰难,也能创造出相对美好的生活。东坡凿井迸发出来的思想之光,照亮了古人,也照亮了今人。

“义井”体现的民本精神

更为可贵的是,东坡把自家开凿的井,定性为“义井”。他在《次韵子由所居六咏》中告诉胞弟苏辙:“幽居有古意,义井分西邻。”古意,指先贤的道德风范。义井,即私家出资开凿而无偿提供大众享用的井。

东坡一生勇于为义,他反对空谈,热心务实。在杭州、密州、徐州、定州等地任职时,他总是“贪忙”,尽心竭力为当地百姓排忧解难,造福谋利。在惠州,即使身为贬官,也要冒着“僭越”风险,力尽所能造就了许多惠及百姓的实事。自己过着“疏饭藜床破衲衣”的艰苦日子,还为建桥捐献珍贵的犀皮腰带,并动员胞弟苏辙出资赞助。现在,就连自己花钱开凿新井,也不忘“兼济天下”,与邻居村民共享甘泉。这种爱民利民的民本思想和勇于为义的精神,是东坡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直到今日,象征东坡精神而千古流芳的东坡义井,依然以其从容肃穆的姿态,坐落在白鹤峰上,向世人彰显它的现代价值。它所承载的中华传统文化之源,是那样清净纯洁,明静如镜,而且一如既往,任由人们去审视,去品味,去分享,永远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!



东坡井 惠州市文广旅体局供图

贰
东坡惠州所作词多半写给朝云

在多篇诗词、墓志、荐疏和信函中,东坡述说朝云病逝及后事,翻来覆去都是相近似的几句话,颇像老人若有所失的喃喃自语。显然,这是他日夜追念朝云却又“不自知其情之深”的一种表现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为数不多的东坡惠州词,多半是写给朝云的。而在东坡有关朝云的作品中,词所占的比重也最大。

词的本名是曲子,是用来唱的。在宋代,一般词人都认为“长短句宜歌不宜颂,非朱唇皎齿,无以发其妙之声”。朝云出身歌妓,声色艺慧兼备,又是东坡的红

从“苏轼”到“苏东坡”:困境中的心灵淬炼与文化突围

羊城晚报记者 夏杨

“为报诗人春睡足,道人轻打更钟”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行”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……在世人的印象里,苏东坡是个超然豁达、安闲自适的人,有大才,又有烟火气,可敬又可爱。

不过,这不是他的全貌。成为“苏东坡”之前的“苏轼”,还曾是个目空一切、心比天高,却四处碰壁的人。经历仕途坎坷、人生波折和心灵淬炼之后,他才成了后来的样子,成了中国文化中最为光芒四射的士人形象。

出生于四川眉山的苏轼,21岁同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一

道,奔赴北宋都城汴梁(今开封)参加科举。当年,兄弟俩双双高中进士,一脚踏进仕途。

宋仁宗的原话是:“吾今日又为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。”

尤其是,苏轼的大才,得文坛盟主欧阳修赏识,被其视为自己的传人。宰相韩琦也说:

“轼之才,远大器也,他日自当为天下用。”重臣们对这个后生都爱护有加。

然而,年少轻狂的他,曾私下里对弟弟说:“吾视今世学者,独子可与我上下耳。”这舍我其谁的架势,没把别人看在眼里。赴任凤翔签判时,太守陈公弼就看这愣头青“不顺眼”,要求他反复改公文。他内

心不平,曾作诗讽刺。写《凌虚台记》时,再写讽刺之语。

然而,陈公弼对这篇文章一字未改。苏轼惊讶之余方知,太守的有意“为难”,只为磨炼其性情,对他实有知遇之恩。对此苏轼一生感激。

自小饱读儒学经典的他,如孟子一样好辩,有浩然气,遇不平事忍不住要发声。于是在朝廷里,他是个出了名的炮筒子。这性子迟早要碰壁。

经臣僚说情,4个月后,身心疲惫的苏轼走出天牢,踏上了贬谪黄州之路。虽捡回一条命,但其内心煎熬仍在持续。两首《寒食诗》,记录了他在黄州时的心境:“空庖煮寒菜,破灶烧湿苇”

“也拟哭途穷,死灰吹不起”……

在黄州,苏轼不仅遭受仕途坎坷的精神打击,还有来自经济上的沉重压力。作为犯官罪臣,他的俸禄没了,一家老小怎么活?从小衣食无忧的他,竟沦落到为吃饭发愁的地步。

困境中的苏轼想起了东晋的陶渊明。陶渊明辞官而去,回归田园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。想到这些,他心头闪过一丝亮光,愁容中泛出微笑。

他终于打开了心窗。他走向城东,在荒废之地辟出田园,并在旁边建起房舍。房子修好时正下大雪,便谓之“雪堂”。看着自己的立身之地,他

又想起陶渊明。于是心头一动,以这块城东坡地给自己取了个别号,就叫“东坡居士”。

自此之后,年少轻狂的苏轼不见了,他走向人间烟火,走向普罗大众。生活中,他和僧道为友,和农夫为伴。他在田间种果蔬,去市井买脊骨,自创菜肴,酿制新酒,乐还乐在其中,自称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……

不断反思过往,苏轼的内心世界逐渐转变:他看淡了名利,不再为仕途忧虑,不再心存执念,不再苛求自己……他安适自在,有了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达观与洒脱。

看淡了人生沉浮,他在文艺世界里纵横驰骋。静谧的夜

里,他视通万里、畅游古今,历代先贤、万古明月,滔滔江河,都成了能对话的朋友,前后《赤壁赋》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等名篇喷薄而出……

再后来北宋政局改变,他被召回庙堂,先后任吏部、兵部、礼部尚书……后又遭贬惠州、儋州。对这些变故,苏东坡已云淡风轻。

无论居庙堂之高,还是处江湖之远,他都谨守内心,襟怀苍生。同时在文坛大放异彩:词开豪放一派,“苏辛”并称;文列“唐宋八大家”,书为“宋四家”之一……他走向中国文化深处,并成了其中最辉煌灿烂的一部分。